

方药纵横

衷中参西的先行者张锡纯先生,在制方用药方面多有创建,平生喜用石膏、善用石膏,用石膏治愈疑难重症颇多,屡建奇功,对后世影响颇大。笔者仅就张锡纯用石膏做一探讨。

一、溯本求源,纠偏匡正

医界自仲景后,善用石膏者虽不乏其人,但多因其性大寒而不敢轻用,故民间广传“一两石膏犹胜一担凉水”,视石膏若鸩毒,后医“怖之,遂至于置而不用焉”,张氏引《神农本草经》之石膏性味主治云:“气味辛,微寒,无毒,主治中风寒热,心气逆下,惊喘,口干,舌焦不能息,腹中坚痛,除邪鬼,产乳,金疮”,据此力主石膏微寒而非大寒,并引仲景竹皮大丸治妇人产后病为证“其性纯良可知”。在应用范围上张氏认为,“虽为阳明胃腑之圣药,无论内伤外感用之皆效,即它脏有实热者用之亦效”,“虽系石药,实为平和之品”,阐明石膏为应用广泛的退热药,关键在于“其性凉而能散,有透表解肌之功”、“石膏之退热,逐热外出也”,为石膏的广泛应用奠定基础,消除了人们的种种偏见与顾虑。将“微寒”说成“性凉”,虽无不矫枉过正之嫌,但从张氏治寒温热证起即用大剂石膏的临床实践看,却有几分可信,其对石膏性味、功能、应用的陈述,着实令人耳目一新。

二、生熟有别,妙在其用

自古以来,石膏即有生用、煨用之别。畏石膏大寒而不敢用者,却往往用煨石膏。张氏力倡用生石膏的同时,也屡次阐明煨石膏之弊端。“以石膏寒凉之中,原兼辛散,煨之则辛散之力变为收敛,服之转可增病”,“……煨之,则宣散之性变为收敛,以治外感有实热者,竟将其痰火敛住,凝结不散,用至一两即足伤人,是变金丹为鸩毒也”,淳淳告诫后人,若用石膏退热,断不

张锡纯应用石膏述略

045000 山西省阳泉市中医医院 蒋庆雨

045000 山西省阳泉市第三医院 白玉洁

主题词 张锡纯 石膏/治疗应用

可煨。辨其煨与不煨也有明训:“迨将药煎成后,石膏之药壶之底倾之不出者,必系煨石膏,其药汤即断不可服。”其独特用处:“愚尝用煨石膏,细末敷金疮,出血者甚效”,煨石膏与麻黄同用(如加味越婢加半夏汤),嫌麻黄性热,少加石膏佐之,且更取煨者收敛之力,能将肺中痰涎凝结成块,易于吐出。

关于石膏的服法,也有颇多研究。煎汤徐徐温服,药力常在上焦、中焦,而寒凉不至下侵致滑泻,既利于散热,又可护胃。为解病家疑惧,往往变通服法,或先服白茅根汤,待其内热外透,才径用生石膏。张氏尚有颇具特色的蘸服生石膏细末的服法,主要用于阳明热盛或兼呕吐、便秘等症,借其比煎汤更具清解之力,尤增重镇下行之功,服石膏末一钱,其力相当于煎生石膏一两之功的汤剂。常用生梨片蘸生石膏细末嚼咽之,或以生石膏末放冰淇淋中,或放西瓜中服之。至于其用量,主张不可过小,“是以愚用生石膏,以治外感实热轻证,亦必至两许,其实热炽盛,又恒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”,在附案中,有舍证从脉,两日夜间断服药十余次,共用生石膏斤余者,可见张氏用石膏剂量之一斑。

三、长于配伍,取尽其功

张氏喜用、擅用石膏,对其配伍研究精深,多变且恰到好处的配伍,取尽石膏之妙用,配生山药较之石膏配粳米护胃更佳。山药最善滋阴,白虎汤得此既祛实火,又清

虚热,内伤外感,须臾同愈。配人参有相得益彰之妙,如搜风汤用石膏之凉以防参生内热。人参与石膏并用,能于邪热炽盛之时滋津液以复真阴,液滋阴复则邪热乃退,人参之热与石膏之凉化合则热即消失,石膏之凉力有增无减。二者配伍还有润下、通便、保胎之效。这与人参之“双向调解”作用不谋而合。

至于石膏的临床应用,张氏提醒“凡用白虎汤而宜加人参者,不必其脉现虚弱之象也”,告诫后人云“愚愿世之用白虎汤者,宜常存一加入参之想。配知母、生地、玄参、白芍、花粉。配知母取其凉润滋阴之性,既可佐石膏以退热,更可防阳明热久者之耗真阴也”。在用白虎加入参汤时,往往以后四药代替知母。配阿斯匹林,可解表清热之功俱增,既可用于风寒湿化热之痹证,亦可用里热已甚、表症不除的外感实热证,还可用于痧疹喉疼,如猩红热等。配薄荷、连翘、蝉蜕,与配阿斯匹林意同。配鲜茅根、阿斯匹林,可代替昂贵的羚羊角而收清热解毒、凉肝明目、透表托疹之功。配小青龙汤,使药性之凉热归于平均。配小柴胡汤应用于热入血室时,尤重用生石膏,以清其热。配大柴胡汤,可清热通便。配龙骨、山茱萸,后者大能收敛正气,热证而兼脉虚、心神耗散,宜清敛兼施,用之效彰。配甘草、朱砂,名离中丹“治肺病发热,咳吐脓血,兼治暴发眼疾红肿作痛、头痛、齿痛,一切上焦实热之症”。配甘草、

方药纵横

仲景处方用药剂量小考

276000 山东省临沂中医药职工中专 戴美友

主题词 张机 奔豚气/中医药疗法
桂枝汤/投药和剂量

麻黄,用蒸馏水煎,名馏水石膏饮,“治胸中先有蕴热,又受外感,胸中烦闷异常,喘息迫促,其脉浮洪有力,按之未实,舌苔白而未黄者”。强调石膏、麻黄二药之用量比以10:1为宜,热甚者可为20:1。此外,配麻黄还可透痧疹、利水消肿。告诫医者,石膏质重,不宜与重坠、下气药同用,以免便溏、滑泻。

四、圆机活法,广施临床

张氏平生喜用石膏,无论外感内伤、因寒因热、在表在里、体弱体强,俱能圆机活法,对伤寒阳明实热证。陈白虎汤配伍精当,其性平和,任人放胆用之。对阳明腑实证称为“肠实”或“手阳明之府”,力倡用白虎汤而不用承气汤,以防伤正,谓“是以愚日日临证,白虎汤实为常用之品,承气恒终岁不一用也”。此外,对太阳病之麻黄汤、麻杏石甘汤、大小青龙汤等证,少阳病之大、小柴胡汤证,少阳病之黄连阿胶汤证,厥阴病之白头翁汤证等,也往往加石膏,或加重原有石膏的用量。温病初起即用石膏,所制清解汤、凉解汤、寒解汤、石膏阿斯匹林汤等,均为石膏与辛凉解表药一二味同用。温热入里,阳明表里俱热,又制仙露汤(配玄参、连翘等)、石膏粳米汤、镇逆白虎汤等;阳明腑实、大便燥结,有镇逆承气汤(配芒硝、赭石、党参);瘟疫、痘疹,用青孟汤(配薄荷叶、羚羊角、知母等)等。治温病始终不离石膏。另外,还用石膏治其他兼有外感温热诸证及内伤杂病、鼠疫、猩红热、小儿痘病、梅毒、脑漏、疮疡等病症,也以生石膏为主药。以生石膏为主配白矾、鸡子清,治火柴中毒、解砒石毒也卓有效验。

笔者研习张锡纯先生临床运用石膏的经验,亲身体会到石膏应用之广泛,故对石膏产生极大兴趣。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用以治疗外感温热杂病,亦屡试屡效。

仲景处方精当严谨,尤其药量增减变化更是出奇制胜。

一、药味相同,药量改变方名、主治各异

一般认为,仲景遣方用药因病立法、以法制方、随证用药,唐容川谓之“全凭乎证,添一证则添一药,易一证亦易一药”。然而从《伤寒论》一百余首处方来看,并不尽然。

桂枝加桂汤与桂枝汤其组成相同,只是前者桂枝增加二两,主治奔豚气,后方则主治太阳中风证。桂枝加芍药汤与桂枝汤组成也相同,但倍用芍药,则主治太阳腹满时痛证。半夏泻心汤与甘草泻心汤,只是二方甘草量异,前方主治浊涎阻中而呕逆者,后方主治因误下、胃气虚而痞鞭证。另有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、桂枝附子汤与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、抵当丸与抵当汤、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等方,均因其中药量改变而方名、主治变异。

二、处方药量,根据辨证施治要求制定

仲景处方,药量一般不轻易改变,以某方加减的变方,其与原方相同药味的量大都不变,如以桂枝汤加減而成的桂枝加芍药汤、桂枝加大黄汤和桂枝去芍药汤等。但也有同味药在不同方中药量悬殊较大者,重时上斤,轻时只用几铢。如白虎汤与白虎加人参汤中石膏均用一斤,而麻黄升麻汤中石膏只用六铢。

仲景处方,细辛用量一般二至

三两,并非“细辛不过钱”;旋覆代赭汤中之代赭石不过一两,而旋覆花用至三两,也并非“药物重者量宜大,质轻者量宜轻”。仲景确定剂量,全凭辨证。现代药理研究证实,五苓散的利尿作用,若按《伤寒论》原方配伍,其利尿效果最佳;若各药等量,则利尿效果明显减弱;若颠倒药量,其利尿效果更差。故云:“古方之妙,全在药量。”

三、组成配伍,因药量而改变君臣佐使

仲景方中虽然其药量的单位不统一,如有斤、两、分、铢、升、斗、方寸匕、钱匕、个、枚、尺、合等,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以用药习惯和经验力求准确定量。小承气汤与厚朴三物汤均由大黄、枳实、厚朴组成,但后方厚朴增加六两,枳实增加二枚,大黄量不变。前方以大黄为君药,主治阳明腑实证;后方以厚朴为君药,主治气滞腹部胀满便秘。

总之,仲景处方重视药量的变化,在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,灵活增减处方用量。所处之方,大都以相对不变之药量药味明其方制,君臣佐使分明,定其方用药则效,逆其量者则易其方名,功效主治改变。或曰“医不传之秘在于量”。信然。

(作者简介:戴美友,男,29岁。1988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,现任山东省临沂中医药职工中专学校中医师。)